

责任编辑 晓 平

封面设计 金博乐·文达园



影响你一生的文史经典

唐 宋 八 大 家

夏于全 张 桦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8000 号
800 毫米 大 32 开 8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金顺印刷厂 印数 1000 套

陈景润·陈景润·陈景润·陈景润·陈景润

定价 10.00 元 6 册雪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霓，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

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铄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

苦之态；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更要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当然，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远不止上述诸人，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北宋的范仲淹、司马光等，都颇具大家风范。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辑录编译，详加校勘，名曰《唐宋八大家》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猝，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

编者

圆 圆 年 圆 月



影响你一生的文史经典

唐宋八大家

夏于全 张 桦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韩愈文集

原 道	六〇
原 毁	六二
获 麟 解	六四
杂 说 一	六六
杂 说 四	六八
师 说	七〇
进 学 解	七二
圯者王承福传	七四
讳 辩	七六
争 臣 论	七八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八〇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八二
与于襄阳书	八四
与陈给事书	八六
应科目时与人书	八八
送孟东野序	九〇
送李愿归盘谷序	九二
送董邵南序	九四
送杨少尹序	九六
送石处士序	九八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方疏雪
祭十二郎文	方疏雪
祭鳄鱼文	方疏雪
柳子厚墓志铭	方疏雪
柳宗元文集	
驳《复仇议》	方疏雪
桐叶封弟辩	方疏雪
箕子碑	方疏雪
牛赋	方疏雪
封建论	方疏雪
段太尉逸事状	方疏雪
天说	方疏雪
观八骏图说	方疏雪
童区寄传	方疏雪
吊屈原文	方疏雪
吊乐毅文	方疏雪
黔之驴	方疏雪
永某氏之鼠	方疏雪
捕蛇者说	方疏雪
种树郭橐驼传	方疏雪
梓人传	方疏雪
与友人论为文书	方疏雪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方疏雪
序棋	方疏雪



唐宋八大家

愚溪诗序	六〇四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六〇五
钴姆潭西小丘记	六〇六
小石城山记	六〇七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六〇八

欧阳修文集

朋党论	六〇九
纵囚论	六一〇
释秘演诗集序	六一一
梅圣俞诗集序	六一二
送杨寘序	六一三
为君难论上	六一四
为君难论下	六一五
张子野墓志铭	六一六
苏氏文集序	六一七
送曾巩秀才序	六一八
五代史·伶官传论	六一九
五代史·宦者传论	六二〇
相州昼锦堂记	六二一
丰乐亭记	六二二
醉翁亭记	六二三
秋声赋	六二四
祭石曼卿文	六二五
泂冈阡表	六二六



六一居士传	六 卷
伐 树 记	六 卷
养 鱼 记	六 卷
贾谊不至公卿论	六 卷
读李翱文	六 卷
苏洵文集	
管 仲 论	六 卷
辨 奸 论	六 卷
心 术	六 卷
六 国	六 卷
项 籍	六 卷
高 祖	六 卷
御 将	六 卷
任 相	六 卷
明 论	六 卷
利者义之和论	六 卷
苏氏族谱亭记	六 卷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六 卷
老翁井铭	六 卷
吴道子画五星赞	六 卷
仲兄文甫说	六 卷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六 卷
祭侄位文	六 卷
谢相府后	六 卷



唐宋八大家

张益州画像记 宋 苏轼

苏轼文集

秋 阳 赋 宋 苏轼

滟潏堆赋 宋 苏轼

文与可画筧箴谷偃竹记 宋 苏轼

遗爱亭记 宋 巢元修雪 宋 苏轼

上荆公书 宋 苏轼

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宋 苏轼

韩干画马赞 宋 苏轼

桂 酒 颂 宋 苏轼

刑赏忠厚之至论 宋 苏轼

范 增 论 宋 苏轼

留 侯 论 宋 苏轼

贾 谊 论 宋 苏轼

晁 错 论 宋 苏轼

上梅直讲书 宋 苏轼

喜雨亭记 宋 苏轼

凌虚台记 宋 苏轼

超然台记 宋 苏轼

放鹤亭记 宋 苏轼

石钟山记 宋 苏轼

潮州韩文公庙碑 宋 苏轼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宋 苏轼

前赤壁赋 宋 苏轼



后赤壁赋	苏轼
三槐堂铭	苏轼
方山子传	苏轼
苏辙文集	
六 国 论	苏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墨 竹 赋	苏辙
答黄庭坚书	苏辙
东 轩 记	苏辙
为兄轼下狱上书	苏辙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苏辙
卜居赋并引	苏辙
秦 论	苏辙
汉 论	苏辙
三 国 论	苏辙
晋 论	苏辙
隋 论	苏辙
唐 论	苏辙
五 代 论	苏辙
蜀 论	苏辙
巢 谷 传	苏辙
《书》论	苏辙



曾巩文集

寄欧阳舍人书	方駿雲
赠黎安二生序	方駿雲
《李白诗集》后序	方駿雲
序越州鉴湖图	方駿雲
送蔡元振序	方駿雲
与王介甫第一书	方駿雲
墨池记	方駿雲
学舍记	方駿雲
南轩记	方駿雲
鹅湖院佛殿记	方駿雲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方駿雲
议经费	方駿雲
苏明允哀辞	方駿雲
夫人周氏墓志铭	方駿雲
洪渥传	方駿雲

王安石文集

读《孟尝君传》	方駿雲
同学一首别子固	方駿雲
游褒禅山记	方駿雲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方駿雲
谏官论	方駿雲
伯夷论	方駿雲



子 贡 论	方疏雪
大 人 论	方疏雪
老 子 论	方疏雪
荀 卿 论	方疏雪
复 仇 解	方疏雪
卜 说	方疏雪
相 鹤 经	方疏雪
伤 仲 永	方疏雪
答司马谏议书	方疏雪
答曾子固书	方疏雪
君子斋记	方疏雪
桂州新城记	方疏雪
太平州新学记	方疏雪
李通叔哀辞	方疏雪

韩愈文集

原道

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佛道盛行，儒学衰落，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大唐帝国出现了思想危机，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卫道者和‘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巩固中央政权，并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

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主张尊孔孟，排异端，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于封建社会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大兴佛寺道观、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借儒家‘道统’排斥佛老，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无可厚非，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主张将其彻底毁灭，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将圣人定为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更显得有些荒唐。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

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

后世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昔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

“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世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盗跖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选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选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

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就叫做仁；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就叫做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就叫做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就叫做德。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名称，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短浅。就如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实在并不是天小啊。他把小恩小惠看作仁，把谨小慎微看成义，因而，他小看仁义是当然的了。他说的道，是指他的道，并非我说的道。他说的德，是说他的德，并非我说的德。凡是我说的道德，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是天下的公论。老子说的道德，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道德的，是他一家之言。

自从周道衰微，孔子死后，到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朝盛行黄、老之学，到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是加入道教，就是加入佛教。加入那一家，必定会排除这一家。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反对这一家就以这一家为奴；加入那家就加以附和，反对

这家就加以诋毁。唉！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芽道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佛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欣赏它的荒唐而且轻视自己，也附和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芽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不根究它的本源，不探寻它的结果，只想听新奇的說法。

古代的民众有四个等级，现在的民众有六个等级；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吃粮食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生意的只有一家，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怎么能使百姓不贫困而去盗窃呢？远古的时候，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有圣人出来，这才把相互生存、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他们，替他们设立君主，替他们设置老师，替他们赶跑那些虫、蛇、禽、兽，让他们定居在中原地区。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睡在树上就可能掉下来，住在洞里就容易生毛病，这就教他们造房屋。给百姓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用具，给百姓设立商贩来互通他们之间的有无，给百姓发明医药来挽救他们的短命死亡，给百姓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他们之间的恩爱，给百姓制定礼节来安排他们的秩序，给百姓创造音乐来排解他们的烦闷，给百姓制订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惰，给百姓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徒。为了防止相互欺骗，就给他们制定符玺、斗斛、权衡来使他们遵行；为了防止互相掠夺，就教他们学习修筑城墙、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灾害即将发生，就提醒他们事先做好准备，祸患将要发生，就给他们做好预防。现在道家却说：“倘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倘若打破了斗斛，折断了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那只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芽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严寒酷暑，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啊！